

# 走近三垂冈

□ 郝英民



三垂冈。(资料图)

拜读品味一代伟人毛泽东手书《三垂冈》及谈话笔记等文史资料,方知同太焦线长治北站毗邻相依的那方浓郁葱茏的秀美宝地,正是毛泽东笔下的三垂冈,敬慕之情油然而添几分。

位于上党古城北郊张庄、李村沟、李村等村庄附近的三垂冈与古老而神奇的太行山根脉相承,又成一马平川的上党盆地挺拔而起,构成古潞州长龙雄踞绵延数里的天然屏障。而今又有铁路公路从中穿越的独特惊奇。相传千百年来,三垂冈名气不小,当地百姓俗称大冈山、二冈山、三冈山。据宋代著名诗人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唐庄宗本纪》载:当年武皇李克用率军破孟方立于河北邢台返至潞州三垂冈玄宗庙置酒作乐,伶人奏西晋诗人陆机的组诗《百岁歌》,唱人一生从幼到老的经历与悲欢。陈其衰老之状,声调凄苦。晋王李克用慨然将须对立于身旁年方五岁的儿子李存勖道:“老夫壮心未已,二十年后,此儿必战于此。”李存勖自幼随父四处征战,尤善骑射,胆略超人,以图酬报其父“解潞州之围、灭梁报仇、恢复唐室宗社”的遗愿嘱托,实现称雄中原的勃勃大志。

人杰地灵、物宝天华的上党天脊,自古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公元883年至公元907年的一个又一个寒暑里,黄巢部下大将朱温等与李克用连年争夺上党主要城池、关隘,战火硝烟此起彼伏。当朱温篡唐自立,做了后梁皇帝后,从河南开封派兵10万再攻上党,揭开了五代历史上的晋梁潞州之战。潞州守将李嗣昭沉着应战,严防死守。梁军久攻不克,便在潞州城外构筑用以内防攻击、外拒援兵的“夹寨”为营。两军相持历时一年,难分高下。

据《潞城县志》记载:唐天佑五年,

后梁开平二年,也就是公元908年正月,时年33岁的李克用疽发于首,含恨别世。正值上党孤城无援,情势危若累卵之时,继晋王位于太原的其子李存勖不畏强敌,审时度势,亲率大军戴孝出征,隐蔽集结三垂冈,乘天下大雾弥漫的掩护,出其不意地挥师直捣梁军所占的“夹寨”。毫无察觉的梁军将士惊恐万分,难以招架,顷刻溃败逃退。晋军斩杀万余人,并俘获三百余将领。无怪乎,老谋深算的朱温闻讯而叹道:“生子当也是,李氏不亡矣!吾家诸子乃豚犬尔”。李存勖乘胜进而兵下太行,逐鹿中原,讨伐后梁,建立后唐王朝。三垂冈之战由此载入史册,闻名遐迩。

清代著名诗人严遂成是雍正年间的进士,善作咏史诗,有《海珊诗钞》留世。《三垂冈》正是诗人在山西为官时,于秋日临登时隔700余年的三垂冈,写下了讴歌李克用父子史事的七言律诗:“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

歌》。”这首咏史诗虽仅短短五十六字,却把后梁时代的复杂纷争和晋梁潞州之战的始末浓缩。囊括史事,融通古今,由小见大,气势不凡。写出了李克用父子英姿勃发、以弱胜强、当之无愧的英雄风韵,展示出一幅感人至深的历史画卷。

一代伟人毛泽东自幼酷读史书,对历代非凡人物了如指掌。征战半生后的他尚能将《三垂冈》铭记在心,熟背如流,并手书传诵,可见毛泽东用兵如神及对此诗引以关注的奥妙,毛泽东称李存勖是“识时务之俊杰”的赞赏之情不言而喻。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历经千载沧桑的三垂冈如同一位饱尝风霜的老人显得老态龙钟,又焕发着青春的光华气息。孕育延续着上党儿女不屈不挠、奋发进取的精魂。1937年,“七七”事变后,八路军东渡黄河,挺进太行山,上党地区成为抗日杀敌的主战场。1945年,国共两党决战前夕,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毛泽东又一次记起了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并策划了以革命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的战略构想,点燃了上党战役的导火索,吹响

了解全中国的进军号。当年,刘邓大军正是从上党走出太行山,挺进大别山,逐鹿中原,赢得了三大战役捷报频传,把解放的大旗插遍了华夏大地。三垂冈下的张庄一带正是点燃太行抗日烽火的摇篮之一……伴随着太焦、邯长铁路的贯通,长治北站区成为晋煤外运的黄金通道。

盛夏的一个周末,我和来自山西省散文学会长治分会的一位位文学爱好者再次走近三垂冈寻访,此时此刻,那情那景,仿佛古战场遥远的硝烟厮杀再现。登上大冈山,这是三垂冈的最高峰,我真切地看到太行山乡日新月异的新风貌,百谷山神农显灵,漳河水碧波荡漾,太焦铁龙一路高歌,三垂冈正是历史变迁的最好印记。

我们相约走进大冈山下的神农古庙,品尝“百年歌”酒的醇香,陶醉于历史的感慨升腾中。愿三垂冈这方宝地滋润养育出更多与时俱进的英雄儿女,愿三垂冈下的上党大地的明天更加灿烂辉煌,愿同三垂冈相依为伴的长治北站区汽笛高歌、车轮滚滚奔向新的远方……

## 夏日竹林 (外一篇)

□ 郭亚舒

夏日午后,闭目背倚竹椅,音响里正播放施光南的《月光下的凤尾竹》,悠扬的葫芦丝婉转在耳边,眼前便渐渐幻化出万竿翠竹。想象那林中,正是月色如水,竹影婆娑,一缕凉意起自心头,暑热消逝。

住在城中,竹是很难见到的。偶在一处新建的小区内见到栽种的翠竹,立即就感到小区的品位。爱竹成癖的苏东坡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我等本就俗人,自然不可比拟东坡先生之高雅,但“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的欣赏之心还是有的。

其实,我在县城上中学时,学校北墙外的一片小树林中就有竹子,这片林子便成了我和同学们夏日里常去纳凉消遣的地方。少年时代,情窦初开,有不少同学就在竹子上刻下心仪人的名字,一抚心中夏天般的躁动。许多年过去了,那片小树林不知怎样?只是那少男少女之情怕如竹叶一般寒暑飘零,那竹上刻写的岁月恐也再难寻觅了。苍翠竹林,自古以来就是友情

集聚的地方。如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以“竹林笑傲”成为后世深厚友情之典故。唐开元年间,李白移居东鲁,与山东名士孔巢父、裴政等人在泰安徂徕山竹溪隐居,他们啸傲竹丛,举杯泉石,世称“竹溪六逸”。我想,这些竹下的佳话,或许都是借了竹的仙姿神韵,竹的素雅宁静,竹的疏淡俊秀。

隐士贤达,在世人眼里,难免觉得有些狷狂而不可狎近。我仰慕的,其实是竹下的那一种悠然自在的生活态度,一种理想而浪漫的生存方式。以我这样的俗人,在这炎炎夏日里遥想那碧玉万竿下的场景,无非是留恋于友情之苍翠,醉心于竹林之清幽。

此刻,我虽置身竹榻,却无竹荫庇佑,只能在《月光下的凤尾竹》清幽的旋律里感受玉竹青青的凉适与惬意。作为现代都市里的一介草根,但只求,在器器浮生里偷得半日闲,觅得“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之清凉夏日与心境也。

## 听蝉鸣



张潮在《幽梦影》中写道:“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白昼听棋声,月下听箫声,山中听松风声,水际听欸乃声,方不虚此生耳。”诚哉斯言,每到骄阳似火的盛夏时节,在房前屋后的树荫深处,总有此起彼伏的蝉鸣声袭来,时而铿锵激越,时而澄澈明朗,时而喧闹躁动,是再熟悉不过的夏日奏鸣曲了。

我喜欢蝉鸣,声声蝉鸣里,有我美好而难忘的童年。儿时的我生活在县城的城乡结合部,乡居岁月没有城市车水马龙的喧嚣和聒噪,唯有蝉声里的时光,才会显得格外热闹。夏日的清晨,在还闪烁着晶莹露珠的树叶间,不知是哪只蝉最先开始的一声低鸣,就拉开了一天的演唱序幕。屏声聆听,一蝉唱,百蝉和,大家呼朋引伴,整个树林响起一片此起彼伏的蝉声,似潺潺溪水缓流,给炎炎夏日带来了清新和惬意,让人感到清澈明净。

“倚仗柴门外,临风听暮蝉。”

夕阳西斜,暮色渐浓,乡村的夏夜静悄悄,吃过晚饭的人们,摇着蒲扇在宅院外树下乘凉,伴着轻轻的微风,仍然听见有蝉儿在浅唱低吟。此时的蝉鸣不同于烈日炎炎下的嘶鸣高亢,比白天多了几分诗意,显现出了一种特别的意蕴。

我对蝉鸣的喜爱,缘于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的一篇文章,里面说:“四年黑暗中的苦工,一个月阳光下的享乐,这就是蝉的生活。”蝉是一种颇有恒心和毅力的昆虫,蝉鸣便是对生命的热情歌唱。我为这种锲而不舍的生命态度动容,从此,对它有了一丝的敬意。

千百年来,蝉就一直这样在人们耳边鸣叫,仿佛在诉说它们早已知道了生命的来之不易。哪怕到了生命的尽头,也要努力歌唱。因此,蝉要在生命最后的光阴里,尽力、尽心、尽情地去演唱,酣畅淋漓地显示自己存在的价值,用生命演奏一曲壮美的绝唱,并把它献给最美丽的夏天。